

几年前很难想象“中国硅谷”——北京中关村——的那些电子商贸城会有萧条的一天。直到三年前，“e世界”、“鼎好”、“海龙”等高楼内还商铺云集，人山人海。让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地方像菜市场，买卖电子产品像买卖萝卜白菜。穿过这些大楼之间的中关村北大街总是堵车，路边尽是人和各种运货的车。这里的周末塞车更严重。

这些情景在最近两年基本消失。去年我有几次到那里寻找电脑配件，或者换手机屏幕，每一次都见那些昔日挤满顾客和商贩的楼里一层层空着。有些楼层的空置率将近百分之百。最近我从中关村北大街乘车经过，这条街已经不堵车了。

中关村电子街的萧条是电子商务冲击的结果。不信随便问问，现在谁还到商店去买电子产品。恐怕只有十之一二的人会说去。大多数亲自去商店的人可能是去“体验”。这个词现在名实相符。体验者到那里亲见了想买的东西，抚摸一把真实产品，记下型号，然后回家上网订购。我舅舅是一个退休工人。这位老人连买鞋都如此体验。他到鞋店试穿看中的鞋子，记下牌子和鞋号，然后转身去网购。

商贩和消费者退出实体店，但没有退出市场。中关村电子城昔日的商贩可能正在某个城乡结合部的租住房中开网店，而他的货物可能存放在村中某间能遮风避雨的屋子里。消费者则随时在街上、在家里、在办公室里盯着手机或电脑屏幕寻找想要的东西，然后动动手指头搞定。无论商贩还是顾客，都没有必要依赖中关村的商贸城了。这些商贸城曾经是“中国硅谷”的标志，属于十几年前建立的中关村电子城的一部分。为建成这座



## 电商革命消解了什么

朱晓阳

电子城，整个海淀镇被拆除。那里成片功能混合、生活气息浓厚的街区被消灭，延续几百年的空间格局完全改变。取而代之的高大上电子城是功能单一的“新城市”。这里是工作和商业场所，有银行和餐馆，却没有居住区。这个电子城在发达时期的日常景观是白天热热闹闹，下班之后冷冷清清。白天在这里工作的人，晚上都居住在海淀区的许多城中村内。现在他们连白天都不用来电子城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

电子商务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革命。它消解了许多曾经看似不可撼动的东西，也复活了许多被消灭的东西。例如集中贩卖/购买的商贸城和购物中心，曾经是城市化必然的结果，现在却门前冷落。过去二十年城市化想

消灭的城乡结合部在电子商务蔓延下则生气勃勃。网店激活了许多曾经衰败的地方。淘宝村大多数是城中村，或者是曾经人去屋空的空壳村，现在在被返乡者和外来商贩的网店填满。最近我在昆明宏仁村注意到一个现象。往年春节前正是退房走人的时候，今年却是不断有人来问是否有房出租。这个村内开网店的人已经不少，目前有两家快递公司的分店。

与宏仁村相隔一条彩云北路的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境况完全不同。这家商贸城体量巨大，规划建筑面积882万平方米，比昆明城市自11世纪建城后一千年内的总建筑面积还大。这家商贸城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过中关村电子城式的兴旺，最近两年的状况比我想象的更糟。几年前我从功能

单一、业态重复等预测其不会有好的未来，却没有预见到压垮螺蛳湾商贸城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电子商务。这家商贸城刚开张时，租户被要求预交了未来5年租金，后来又被要求缴纳租金到2021年。这些租户因此都无法脱身。如果不是被租金绑架在这个商贸城里，可能大批商贩正在从这里退出。

电商革命使我们对于城市化道路的习惯思维改变了。一直以来造城大跃进依据一套单向城市化说辞，认为城市化的道路就是消灭乡村和城中村，就是建CBD、商贸城、城市综合体、古城复建、工业园区，等等。过去认为这条道路虽然有伤痛，但是必然的趋势。如今令人目瞪口呆的电商蔓延已经使人不能用乡村—城市这种二元式的框架来定位当下的空间生产。现在养育着低成本网店的正是那些最近三十年城市化推进者想要消灭的城中村和乡村。仅以昆明滇池东岸的宏仁为例。如经营网店每月只要花1500元就能租到面积大约110平方米的一套房子。如果在宏仁老村，租金会更便宜。在这样的城中村开网店非常实惠和方便，这里有足够的居住和仓储空间，有规模相当的快递公司，有农贸市场，有夜市，有寺庙，有剧场，有菜地，有幼儿园，可以停放汽车等等。相比于此，螺蛳湾商贸城一般铺面（面积在15平方米左右）的租金在10万~15万元，而且只能开店不能居住。

一些媒体和研究者发现，网店与城乡结合部和村庄生活天然契合。阿里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还称：“淘宝村不仅吸引了外出打工的青年返乡创业和就近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空巢现象带来的老人赡养、儿童教育等问题也在淘宝村得到改善，网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土

社会的重建。”

按照阿里研究中心统计，截止到2013年11月，在淘宝网上正常经营的村镇级网店数是105万家，如果加上县一级则有近204万家。引起媒体和研究者注意的淘宝村，即村内有10%以上家户经营网店的村庄，在2014年已经有211个，网店7万家以上，直接就业超过28万人，淘宝镇已经有19个。

电商进入农村对于逆城市化具有增强作用。去年光棍节期间，我在CCTV上看到一段数据称：农村居住者上网购买的货物中基本生活用品比城市购买者更多。去年底京东老板刘强东宣称：京东今年的重点是进入农村。如今即使在离城很远的村寨都能碰见送快递的人。

电商甚至引起一些传统产业的重新分布。例如制衣业，曾经是以集中生产为特征，去年我与几个长期从事服装业劳动研究的学者聊天时，大家都提到的一个新现象是制衣业正在从集中生产向空间分散的生产转变。许多工厂正在从深圳、广东和福建的集中产地消失，与此同时无数小工厂在内地的农村出现。几年前我有一个学生谈到他哥哥从深圳回江西老家的村里办了一家制衣厂。这家工厂租用村里的空房子，工人都是村里的妇女。这些妇女每天早晨将孩子送到村里的幼儿园，然后到厂里轧衣服，中午接孩子回家做饭，饭后将孩子送进幼儿园又来工作，下午做饭时间收工接孩子回家。过去这种工厂是不可能存在的。如今工厂主只要手机一拨就有快递上门来送原料或者取走产品。这里被消解的甚至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问题。

去年5月在福建安溪看到一个现

象也令我印象较深。我在安溪参加茶文化研讨会时，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大型茶叶公司老总们都称安溪茶叶存在危机。危机之一是消费环境改变，即大公司的茶叶销售不如以前好。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溪村的一家小茶商家等人，刚坐了一会儿就见快递上门来取货，说是送往广西。我写这篇小文时上网查了一下，发现2013年初安溪的茶叶网商有5000家之多。早在2012年安溪铁观音电子商务销售额就有12亿元，2013年达15亿元，2014年达20亿元，占安溪全年茶叶销售总额的四分之一。以前安溪茶农只有将茶叶交给几家大公司才能进入市场，现在许多人在家里上网开店自己卖。安溪茶行甚至有口号称：要么电子商务，要么无商可务。

按计划推进的城市化正在被电子商务的勃兴搅乱。它使长期以来被视为城市化标志的商贸城衰败下去。这些地方在过去十几年被地方政府当作大拆大建的好处和亮点来宣传。它们中有的如北京中关村电子城那样，辉煌十多年之后走向萧条；有的如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才硬撑着摆出一副高大上的架势，未及兴旺便露出衰败的底子。与此同时，网店兴起和网购蔓延使一向被人不屑的“城不城、乡不乡”的地方变成抢手的香饽饽。具有真正城市品质的城市场所不会衰落。它们仍然是许多人梦想的工作和居住之地。这些地方有着丰富的街道生活、混合的功能、活着的文化和延续不断的历史空间。而前些年造出来的徒具城市外表的商贸城、综合体、新城或仿古城等将被冷落。（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